

5

興義市文史資料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兴义市委员会
文 史 资 料 委 员 会 编

兴义市文史资料第五辑

目 录

- 四十年代兴义的教育概况……………张一峰（1）
- 兴义的宗教概况……………刘光祥、简传林（32）
- 何应钦生平事略……………张兴智（57）
- 何绍周及松山战役……………刘汉宗（79）
- 抗日战争时期兴义中学
- 抗日宣传活动回忆片断……………刘汉章（127）
- 抗日时期大夏大学生在贵州……………王守文（138）
- 刘范吾叛乱集团的局部情况记…刘永清（188）

四十年代的兴义教育概述

张 一 峰

崢 嶸 岁 月

兴义设治较晚，封建社会时期的教育史实，代远年湮，见于史籍记载者甚少。据清嘉庆三年（一七九八年）云贵总督鄂辉请设兴义县疏云：“黄草坝改设县，应将普安州学训导二员内，拨出训导一员，移设该处，为兴义县训导”。是为兴义有县学之始。

鸦片战争后，闭关自守的中国，门户大开，属于上层建筑的文化教育，也相应地发生了巨大变化。一些有识之士提出“富国强兵”之说，主张“中学为本，西学为用”。要求不拘一格，培育人才，迨至逊清，以康、梁为首的立宪党改良派，倡导变法维新，向西方欧美和东方日本学习，提倡“实业救国”，废科举，兴学校，风气所播，兴义也裁汰了县学。光绪九年（一八八三），设“培文局”总揽全县教育

行政，邑人刘统之任局长，创修“笔山书院”，于光绪十三年（一八八七）完成。拨票银一万二千两，派刘显慎到长沙、武汉购置图书，以供员生参阅。聘请省内外有名进士如喻洪钧、吴成熙……、有名举人如雷廷珍、徐天叙等人掌理院务。光绪三十一年（一九〇五）改笔山书院为县立高等小学堂。在热爱教育的地方人士刘统之等的惨淡经营和奖掖扶植下，陆续开办了简师、蚕桑、陶瓷等学校。同时，以地方公费派遣学生东渡日本留学，其人数之多为云、贵两省各县冠。这些人中有不少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、在推翻清、王朝建立民国以及护国、护法运动，曾作过有力的贡献，如王伯群等；甚至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。如保衡奉同盟会之命到东北策反清兵将士，为总督赵尔巽所杀。有的宣传和提倡民主政治，兴办教育，不遗余力，如赵协中等。

一九〇五年，撤销培文局，改设劝学所，为县教育行政领导机构，所置劝学总董长其事。民国二年（一九一三）改称劝学所长。一九二六年裁撤劝学所，次年设教育局。地方人

士鉴于学校发展迅速，城乡兴办的两级小学，日益增多，为方便高小毕业生就地升学，于笔山书院原高等小学堂内，开办了兴义县立初级中学，奠定了我县建立中等学校的基石。

一九二六年秋，中学创立时，经当时县长舒为龙指拨屠宰附加为经费。一九二八年，在黄济舟、赵伯俊等筹划、县长唐希泽的支持下，划拨了教育经费，独立收支，专款专用，摆脱了昔年团防局劣绅们的把持，任意停办学校的状况，一九二九年，地方劣绅聂刚予、黄次侯等勾结县长闵春萱、驻军团长杨昌荣，准备收回教育经费，名为实行统收统支，阴则回复当年团防局任意停办学校，鲸吞教育经费的故技。遭到城区学生联合会的强烈反对，揭开了兴义学界争取教育经费独立的学运序幕。迫使地方当局停止了收回教育经费，企图把持经费，扼杀教育的错误行径。（这里所说的教育经费，系指城区而言，各乡、村小学经费，系由学董、学务员经管，教育局监督）

一九三五年，国民党中央势力统治贵州后，于是年七月一日，下令裁局改科，把教育

局裁并县政府第三科，政令统一，各学校设施规划，趋于一致。一九三七年，为了加强乡村教育的管理，县长王同荣在县督学之外，各区设教育委员一人，监管各区教育行政。

抗战军兴，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想激励着男女青年，请缨杀敌，投笔从戎者接踵而起：有的踏上抗日前线的战地服务团的征途；有的参加抗日部队的政工队；有的投考军校和各类军事学校，毕业后直接参加杀敌工作；黄敬、朱德成、魏万祥、卢传琦、汤可澄、肖君盛、贺发荣等则奔赴革命圣地延安，进入抗日军政大学。这时兴义城乡学校如雨后春笋，蓬勃发展，校数之多，学生之众，跃居各县之首；从质量说，在校学生成绩和旅外升学者的录取名额亦属省内前茅。

三十年代，是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时代，也是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促成国共两党合作，一致抗日，朝气蓬勃的时代。过去束缚、禁锢学生的封建、买办、法西斯教育的枷锁，在抗日风雷的激荡下，打开了注；肖君盛、贺发荣虽系安龙县人，但系兴义中学毕业生。

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。同学们在节假日和课余，就走向街头，走向农村，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。组成歌咏队，以话剧、歌剧、活报剧、街头剧等募捐救灾形式来唤起民众，共赴国难；都以天下兴亡为己任，勇于与反动的邪恶势力作斗争。一九三九年，曾毓嵩任兴义中学校长时，国民党政府利用征兵、勒索缓役金，估拉学生充服兵役，激起全校师生的一致愤慨。为营救受害同学周永学，大家手执棍棒，直捣国民党城区公所，爆发了震动全县的反保甲事件。县长保兢前（人称“包进钱”）纵容、庇护地方保甲，纠集百人武装，荷枪实弹，气势汹汹，妄图冲击学校。同学们闻讯，立即组成护校队，严阵以待，如果这些“活阎王”敢于打进校门，就将给予迎头痛击。双方相持数小时，保兢前恐事态闹大，酿成流血事件，才不得不出面调停；命令区长唐应品将保甲队伍解散。这次学运斗争，给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直接冤头们一次有力的打击和教训，使他们知道人民不可轻侮，不敢再把他们的魔爪伸到学校课堂里估拉壮丁了。

在此，还值得一提的是：现今还健在的岑明英、曾毓嵩、姚世泽、陈一伦，注刘汉宗等几位老先生热心从事地方教育事业，给当时城乡中、小学，在德、智、体、美、群各方面都办得有声有色。那时的城区二小在德育上施行训育周制、智育上创设了“小图书馆”、体育上增设了适应高、中、低年级运动的各种器械，尤以田径赛和篮球赛最为拔尖，群育上有各种集会组织……，在全县要算突出的学校。曾毓嵩在任兴义中学两年时间，向外延聘了不少良师，其中如聂汝达、顾诗灵、张得志等系进步人士，在教学中给同学传播了许多进步思想。当时邻省、邻县的学生闻风负笈来兴义求学者甚众，以能考入兴义中学为荣。在概述四十年代的兴义教育前，回溯一下这些峥嵘往事，是很有必要和参考价值的。

注：姚世泽，岑明英等老先生现已先后逝世。

十年风云

将跨入四十年代时，国民党政府提出普及国民教育的施政方针，在办理正规小学的同时，于没有设校但地点又较为适中而文盲率较高的

农村开办了短期小学多所。考选富有教学经验、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知识青年担任教师，如丁德扬、陈一修、卢传华、戴凤鸣等。每所短期小学有儿童、成人两班；儿童班为二年制，成人班为一年制。义务教育经费系由比国退还的“庚子赔款”拨充；学生的书籍系由教育部另行编印，免费发给学生；教师待遇和办公费比一般正规小学优厚，系由比退赔款专案支付，由县府具领核发。当时所用法币尚属稳定，对教师又实行包干责任制，每员一年可得工资三百多元，连同办公费约四百元。因此，在办学上多数教师都具有一定的责任感和事业心。两年中全县有万多群众和儿童读完了这种扫盲教育的短期小学，对普及国民教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确实起到可喜的推动作用。

四十年初、中时期，兴义城乡办得较好的完全（两级）小学：在城区有一小、二小、女小和私立纳碧和普育；在乡村则有永康、安贞、江岸、九合、布雄、靖南、泥函、捧鲊、七舍、乌沙、戈壁、马岭、品甸、顶效、鲁屯、万屯、郑屯、白碗窑、枫塘、双桥河等二十多所。其

中尤以城区二小，乡区戈壁、品甸、鲁屯几所成绩更为显著。

中等学校，一九三九年前，仅有县立初级中学一所，下五屯刘氏宗祠私立女子乡村简易师范一所，但仅办了两年，即由女子小学接办为简师班。一九三八年，开办县中女中部，把女子简师班改为普通初级中学，计有男女初中生九个班，学生近五百名。但毕业升学，须到昆明、贵阳、安顺等地，交通不便，途程往返，学、旅费开支大，殊多困难。政府当局及地方人士，为筹办高中，多方奔走，几经辟划，直到一九四〇年，才增办了高中，把兴义县立初级中学改为兴义县立中学。那时的校长先是陈群镇，次是花寿泉。一九四一年，由于省委兼贵阳市长何辑五的关说和争取，贵州教育厅下令把兴义县立中学改为省立中学（完全中学）。这时的校长是张捷光。

关于教育行政方面：自清末至一九三五年，先称培文局、次改劝学所（主管人先称“总董”，后改称“所长”），一九二六年改称教育局，一九三五年，裁局改科，教育行政

业务并入第三科，由县政府直接领导。所有城区教育经费划归“地方财务委员会”收支保管，实行统筹统支——但教育经费实际上系专案收支。致乡村教育经费，并未统筹，仍归当地学务员经管，受到县府督学和区教育委员的双重监督，但地方热心教育人士（如张立堂、黄明生等，如遇学校经费困难，还随时捐献），固属公正廉明；但继起者则良莠不齐，多有假兴学之名，行贪污之实者。教师学生，深受其害。各校学务员，多为地富乡绅所把持，假公济私，鲸吞学款；别派眼红，则控告夺权，实又一丘之貉；致纠纷迭起，主管教育之第三科，调解几无暇时。一九四二年，李大光任兴义县长时，国民党提出“抗战建国”纲领，实行“管、教、养、卫四位一体”的新县治，对行政机构进行充实调整，将县府第三科进行教、建分立，改设教育（包括文化）、建设两科。教育科成立后，配合田粮管理处和财政科，把城乡原有学田、学产、积谷、场捐（包括屠宰附加、斗息、牲捐、摊捐等），作一次全面清理，由政府统筹统支（这里指的是城、乡教育经费，也属

全县财政收支的一部分），一扫历年积弊。

一、清理学产，统筹统支。

兴义教育经费，自清末以来，大都从清理匪、绝产，称捐、斗息和提拨寺庙款产、伙头田、客田、积谷等而来，充作办学基金，其中又有城区，乡村的分别。

甲、城区教育经费：

一九二七年，划拨教育经费独立，一九二九年经过城区学生联合会的剧烈斗争，而得到稳固。计由经费局划拨的专款有学田地租、屠宰附加、牲牙捐、称捐、斗息捐、棉纱捐（或称摊捐）公房租、春帖捐（又称国历表，年代不长）等。先由教育局经管，裁局改科后由县“地方财务委员会”收支。其开支为中学、一小、二小、女小四个学校的常年开支和部分出外升学的补助费等，

乙、乡村教育经费：

乡村教育经费，其收入项目已如上文所述，其经管由学校所在地的学务员负责，亏蚀流弊滋多。其开支仅限于各该村（镇）学校。

一九四二年，实行统筹统支，将城区及乡

村各校校产进行一次大清理：首先查明各校校舍，多系将原有寺庙、祠堂改建而成；新修也有，又多附塑神像或设立神位牌（如昭忠、关岳一类牌位）。次则清理各校（乡村）各地的匪产、绝产、庙会款产、捐资兴学息金、积谷息、公田土（多系伙、客田地、伙头田地）租等概划为各该地学校基金；学校所在地有场期的所征斗息、屠宰、牲牙捐、称捐等场款亦为当地学校的款。计全年可收学租：稻谷2522,12石（每石250斤）；苞谷1406石（每石300斤）。基金生息4665元。经县府统一概算后，拨归各校造册具领，城乡待遇趋于一致（以前城区偏高，乡村较低）。但由于当时法币贬值，物价不断上涨，教育经费尽管逐年有所追加，总是杯水车薪，教职员工待遇，备极清苦。嗣经政府当局进行调整，发给实物补助，每员月支大米四老斗合一百四十斤，薪金六十元，生活暂为稳定。可是微薄的工资由六十元增至八十元、一百二十元，仍远远跟不上日愈飞涨的物价。据一九四五年，兴义县长刘守刚所汇编的《兴义县政一览》所载的教育经费预算表可以说明

这种状况：

年 度	1942年	1943年	1944年
总预算(元)	1,662,684	5,445,069	12,243,247
教育经费(元)	67,108	2,640,310	7,611,760
百分比(%)	40	48	60
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物价稳定了几个月，接着通货又象无羁野马似地无限膨胀，直到国民党濒临崩溃前，改用硬币银元。教职员工每人每月支大米六老斗合二百一十斤，滇洋四元，生活才安定下来。

二、调整机构，加强领导

实施“新县制”，因兴义系一等县，按教育行政编制，其机构是：县府设教育科，执掌全县中等教育、国民教育、社会教育及文化事业。设科长一员，督学三员(四八、四九年裁为一员)，主任科员一员，科员二员，事务员一员。

全县三个区署，每个区署设文化指导员一员，办理和指导全区署各乡中心小学(完全小学)、保国民小学(初小)的教育行政工作。

全县三十个乡镇，每个乡镇设文化干事一员，由中心小学校长兼任，辅导各乡镇各保国民学校教学事务。

县城设民众教育馆一所，归教育科领导，办理文化事业及社教工作。设馆长一人，管理员二人，事务员一人，雇员一人。

中等教育：兴义原仅有县立中学一所。一九四一年，奉令改为省立兴义中学。继因历年高小毕业生人数都在五百人以上，省中每年只招收两个班，不过百人；为补救失学青少年计，经政府当局与地方人士筹划，于一九四四年秋季，增设县立中学一所（初中），校址设原文庙内（今一中），两所中学计可容纳学生一千名左右，适应了当时小学毕业生升学的需要。

小学教育：一九四二年，国民党政府颁布了普及国民教育的政令。兴义也推行了乡乡建校，保保兴学的运动。根据贵州省教育厅的规划是三年达到普及国民教育的目的。一九四三年，实现三保一校，一九四四年，实现三保两校，一九四五年，实现保保有校的计划。

一九四二年，全县计有二百六十二保，有保国民学校六十二所；二十八个乡镇，有中心小学二十所。全县共有完小、初小八十二所。

一九四三年，有中心小学二十八所，保国民学校九十六所，共一百一十四所。已超过三保一校之计划指标。

一九四四年，增设坡岗、兴化两个乡，有中心小学三十二所，私立完小二所，保国民学校一百三十八所（包括试办保校三十二所），合计一百七十二所。远远超过三保两校的指标。

一九四五年，城区有黄草镇标准中心小学一所，第一、第二小学两所，私立复兴、纳碧、普育完全小学三所，捧鲊镇中心小学一所，加上永康、安贞、永安、马岭、乌沙、枫塘、仁里、崇仁、布雄、顶效、威舍、品甸、兴化、郑屯、鲁屯、万屯、坡岗、七舍、发玉、田湾、龙场、佳克、泥幽、敬南、新场、菁口、乌舍、仓更、巴结等二十九个中心小学，计完小三十六所、保国民小学一百四十二所，合计一百七十八所。

一九四六年，有中心小学三十三所，私立

完小三所，保国民学校一百五十所，合计一百八十六所。

一九四七年，没有增减。

一九四七年以后，国民党提出了“戡乱、建国”方针，大量缩减教育、建设方面的经费开支，移作反人民、进行内战的军费，采取并校办法：如把城区三个中心小学，合并为黄草镇联合小学；全县中心小学，裁员减班；保国民小学裁减到一百二十五所。

一九四九年，中心小学下降到二十八所，保国民小学减到九十所，有的因为兵事瘫痪而停办。

中小学师资：

建国前，旧政府对师资的任用是推行校长责任制，无论大、中、小学的教师都由校长延聘。因而师资的流动性大，师资在质的方面差别悬殊。每逢校长易人，教师都有面临解聘失业的危险。当时流行有一句话说：“每逢六腊战，到处吃呛头”。因为春、秋季校长换人，就要解聘教师；为了生活的关系，每逢阴历六月和腊月遇到校长的去职和新任，教师们不得